

通志堂經解





昔周公致太平之跡具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遠山川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微皆經綸區別無不各得其宜此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傳諸萬世所當守爲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欲肆其暴而惡六經爲害已乃盡舉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漢儒掇拾殘編斷簡於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卒未有以理爲之折衷者河間獻王妄以考工記而補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故宋葉文康公生乎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蒐羅櫟括曲暢旁達事覈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洗漢儒

附會之陋譬之美玉有闕以玉補之不愈於用石乎
公裔孫今江浙儒學副提舉廣居奉遺藁獻之江浙
行中書右丞榮陽潘公公命刻諸梓且寓書俾余序
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爲役而於禮也則願學焉旣
幸其後有人又嘉潘公之樂善不倦乃不辭而爲之
書至正二十六年歲丙午正月甲辰後學臨海陳基
序

周官六典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然汨於漢儒之注疏
使聖人之道千載不明宋之文明濂洛諸儒相繼以
出易書詩春秋皆有成說周禮一經又得龍圖閣學
士葉文康公會元而表章於世寔可以緝濂洛
之未備矣文康立朝正色與朱紫陽相友善則講貫
之素有不苟然者余蒞政之暇就其六世孫江浙提
學廣居得其書而讀之其出入諸經援引明贍比事
漢唐考覈精詳一洗漢儒之陋誠有裨於治化者舊
板之廢已久因重鋟梓以廣其傳吁唐虞遠矣後之
言治者莫過周公求周公之治莫出於周禮有天下
國家舍是無以法矣則是書之傳豈曰小補之哉至

正乙巳中秋日榮祿大夫江淞行省右丞兼同知行
樞密院事海陵潘元明序

竹埜先生傳

先生諱時字秀發系出縉雲葉氏上世宦遊浙右樂
錢塘風土因家焉祖伸元祐紹聖閒副臺端偕劉摯
孫覺奏雪熙寧以來刑獄坐是鑄秩訴理黨先生幼
孤力學淳熙甲辰進士及第授奉國軍節度推官轉
兩浙運司幹辦公事出知龍泉縣有美政特旨典行
在糧料院遷太常簿祕書郎輪對上疏謂當法祖宗
蘇民瘼無專財賦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除祕書丞
擢監察御史首論士大夫風俗廉恥不立而躁競相
先職業不脩而苟且是徇會權臣韓侂胄欲開邊擅
兵柄言者多獲罪先生嘆曰奉職不稱無以塞責忍

固位以忘君乎彊爭其不可者有四一曰天時未順
二曰民力未紓三曰在彼未有必亡之形四曰在我
未有必勝之實天子以爲然而勢莫遏也已而兵果
弗利吳曦反於蜀詔討之復疏誅賞不當罪功者遷
殿中侍御史又遷右諫議大夫首奏倖門四關名器
日輕尉府崇階及於族黨之無功節鉞異數畀之刀
筆之小吏奴隸膺總戎之寄婢妾冒郡國之封反道
敗紀人心憤鬱侂冑尋誅又謂侂冑專政無君罔上
不道乞梟首置之淮甸積屍叢塚之間以謝天下上
納之除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又權吏部尚書歲閔雨
論天人相與之道甚悉繼以立朝久乞郡以華文閣

學士知泉州改福建安撫使知福州又加徽猷閣學
士知婺州移潭州具有惠政先是潭有峒寇甚爲民
患先生涖之人不識寇授工部尚書會皇嗣未建乞
遯宗籍以繫天下之望於是濟王竑正位儲極加修
玉牒兼侍讀遷吏部尚書星變海決疏謂得人力乃
可以得天心又論治內治外莫先於固邦本振國威
上欣然嘉納繼以年至願乞骸骨上曰天官經筵賴
以資朕不德詎宜輕舍去邪理宗即位以顯謨閣學
士知建寧府政成告老授寶文閣學士提舉西山崇
福宮又進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以薨贈開府
儀同三司爵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

封一百戶葬吳興 斗山謚文康先生踐履端澄臨
事警敏明性命道德之學與紫陽朱文公相友善尤
粹於周禮晚居嘉興著禮經會元授門人三山翁合
號竹埜愚叟學者稱為竹埜先生咸淳六年丈及
守嘉興建竹埜書堂於春波門嘉興杭湖三學皆立
祠祀

先生開府禮經會元四卷凡百篇錯綜六官剖括
羣務其於建邦立極敦禮崇樂之要靡不該洽今
讀其文如立文武成康之朝以與周召畢榮相唯
喏也其書昔授門人丹山翁同父氏自翁氏復歸
家櫝比年兵革流穴躬負遺笈得不失墜江浙右
丞榮陽公敦古尚治命鋟梓以不朽其傳噫聖人
之道具於六經聖人之治實存周禮先公以直氣
正學剔歷清要會權臣革命僅自法從出典外藩
而志不盡施則會元之傳以俟後聖者固有在矣
豈徒資學子討論之益哉讀者其毋忽至正二十
五年八月吉日六世孫將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

提舉葉廣居百拜謹識

禮經會元目錄

第一卷

禮經 註疏 民極 官名 兼官 相權

邦典 官法 都則 馭臣 馭民 任民

賦斂 式法 侯貢 繫民 正朔 象法

考課 官刑 官敘 官屬 官聯 官成

朝儀 附圖

第二卷

宮衛 附圖 膳羞 燕禮 饗食 耕籍 同姓

醫官 酒政 藏冰 鹽政 財計 內帑

錢幣 內政 門制 奄官 教化 王畿 附圖

封建 井田 荒政 鄉遂 軍賦 役法

選舉

第三卷

齒德 遷邑 社稷 教胄 諫官 和難

昏禮 市治 水利 重農 山澤 園遊

制祿 祭祀 郊廟 賓禮 禮命 瑞節

禮樂 天府 冕服 學校 祭樂附圖 樂舞

詩樂

第四卷

卜筮 史官 明堂附圖 輅世 名諱 天文

分星附圖 車旗 兵政 將權 師田 賞功

馬政 火禁 險固 射儀 久任 圖籍

地理 刑罰 詛盟 鳥獸 遣使 夷狄

補亡

禮經會元目錄

禮經會元卷第一

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謚文康葉時著

禮經

知有聖人之治法當知有聖人之道法離道于法非
深於周禮者也欲觀周禮必先觀中庸中庸曰大哉
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禮儀三百經禮
也說者謂周禮是也威儀三千曲禮也說者謂儀禮
是也二書皆周公所述也中庸言聖道發育萬物復
斂而歸之禮儀威儀之中何哉蓋聖人之道洋洋乎
極於至大而無外優優乎入於至小而無閒周公所

書雖曰制度文爲之所在而聖人所以生物不窮與天並立者實出於其中是誠中而不偏之正道庸而不易之正理不如是烏足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也哉雖然有周公則周禮作有成王則周禮用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昔周公相成王兼三王之事監二代之文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垂至治之法而先有亂日之憂處極盛之時而逆爲衰世之慮紀綱制度纖悉必備於是乎周禮作焉君臣同德相與圖回以立政無逸之規模而植立鳧鷖旣醉之事業以蓼蕭行葦之恩意而講明洛誥周官之典刑精神心術亹亹忘倦於是乎周

禮用焉井牧始於黃而九夫經野之制備弼服昉於堯而九畿分國之制詳典刑倣於舜而五刑麗民之制具施諸今而不悖稽諸古而益彰此三者道之所以行也然此猶其大者又次如冠昏喪祭之文又其次如服食器用之度無不竭吾心思而經畫之微而至於羽毛鱗介之形又微而至於蠹狸鼯鼯之類而必爲之區處各當而後已足禮也舉本而不遺末語精而不遺粗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成王以之致四十年之平周家以之永八百年之命即此一書可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非徒爲三百禮文而已此周公之道所以爲周公之法與然周公豈有它道哉堯以

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禮一書皆此道也戰國孤秦而下道已不得其傳而周公之法墮矣漢武號爲有志於道然承嬴劉之弊井田行而阡陌封建裂而郡縣肉刑變而笞箠三者行道之本漢去古未遠且不能以漸復區區官名之定服色之易正朔之改曾無補於治道之萬一河間所獻之書且不肯過目況望其勉彊行道乎劉歆生當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乃欲取之以輔新莽彼何人斯敢輕議禮吁周公之法不行周公之道無恙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後世惟一唐太宗亦知周禮爲眞聖人所作而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

刑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是亦徒發望洋之歎耳世儒嘗恨太宗不能修復古制以爲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在周約六典以建官而府兵之制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景之損益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察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代之未備則唐之治爲周之治惜太宗之不爲此也然觀魏齊周隋之時制度近古而卒無善治者道失其傳而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今觀貞觀之治世業以受田租庸調以取民七百三十負以建官十六衛八百

府以置兵法非不良政非不善終不保其後之不變或者不原其道之不行而惟咎其法之未盡不思太宗行仁義方四年遽滿心於既効已德色於致平聖人發育峻極之妙果如是易談邪彼知周公之法不行不足以行周公之道安知周公之道不行其何以行周公之法與蓋自周衰道之不行久矣子思子已逆知後世之不善用周公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金陵王氏以儒學相熙寧而嘗一用周禮奈何新經行而僻學興新法立而私意勝末流之弊罪有浮於漢儒者故程明道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正爲斯人發也烏乎道其不行已夫後世

身君師之責者有能思周公之所思行周公之所行庶乎其可以爲成周之治矣不然道之不行而徒法之是任未可以語周禮

註疏

周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昔秦人滅學周禮以藏之山巖屋壁而獲存武帝時有季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德全書不得見得見五官斯可矣河間獻王乃以考工記補之司空一職豈考工記之事邪觀其言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其一焉是以治教刑政之

屬特與工匠器械等耳即此一語可謂不識周禮矣
異時奏入祕府周禮雖存而漢君詆之以爲末世瀆
亂之書得非劉歆一記累之邪故曰累周禮者劉歆
也周禮一書旣不得行於武帝之世至成帝時有劉
歆者獨識其書爲周公致太平之迹亦云幸矣奈何
身爲國師取之以輔王莽乃爲泉府理財之說於是
六幹立法則郡皆置市官即此一說可謂不知周禮
矣當時奏入學官周禮雖存漢儒訾之以爲六國陰
謀之書得非劉歆一法誣之乎故曰誣周禮者劉歆
也雖然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
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何則劉德補亡善學周

禮者皆知其爲不類劉歆立法善用周禮者皆知其
爲不經禮經之學所賴以相傳者諸儒講明之功也
今杜子春得之於劉歆鄭興鄭衆得之於杜子春鄭
康成號爲囊括六典網羅衆家蓋亦知所折衷矣胡
爲不抱遺經推究終始而乃憑私臆決旁據曲證此
周禮所以不明而召後儒紛紜之議也大抵康成說
經有五失一引緯書二引司馬法三引春秋傳四引
左氏國語五引漢儒禮記姑撫一二言之周禮無天
帝之異名而註有北辰耀魄寶之說後儒是以有天
帝之辨此緯書之失也周禮無分野之明文而註有
歲之所在我周分野之說後儒是以有分野之惑此

國語之失也丘乘之政在周禮可推也鄭則曰甸出長轂一乘丘乘當爲丘甸則丘乘之法壞矣此司馬法誤之也冕服之章在周禮可覆也鄭則曰三辰旂旗王服正爲九章則服章之制紊矣此以春秋傳誤之也內司服以褱衣爲后飾追師以副編爲后飾而註曰夫人副褱則王后夫人之飾又亂矣此又以禮記誤之也不思漢儒緯書非聖人之書穰苴兵法非聖人之法左氏之語多誣戴氏之記多雜其可引援以證聖經邪不特此爾以御史大夫比小宰以城門校尉比司門以少內譬職內以尚書準司會以尚書作誥文類御史官制已大戾矣以漢算方九賦以莽

制比國服以國服爲息加師旅以殷周變制議封建以鄉遂異制誣井田以貢助異法釋畿內邦國之稅此皆害周禮之大者也自康成之註旣行而賈公彥一疏一惟鄭注之是解周禮制度合與不合不暇究矣儒者公襲註疏之文考之於經而不合遂指周禮爲非周公之全書是敢於叛聖人之經而不敢違漢儒之說也吁劉歆之誣周禮一時之失而周禮之法尚在鄭康成之壞周禮千載之惑而周禮之法幾亡然而法未嘗亡禮未嘗壞讀周公之禮而行周公之法亦惟以聖經爲據斯可也

民極

周禮敘六官首篇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唐太宗讀周禮至此嘆曰誠哉深乎蓋此數語周公作周禮之綱領故於六典迭言之夫極之爲言有中之義聖人以中道立標準於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訪洪範於箕子以敘彝倫而立以皇極居古今未有含皇極而能立國者今以周禮考之土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面朝後市左祖右社辨方也朝分内外位別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體國也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經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周公則總之以爲民極焉極

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立民是也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如周之敷言是也今周公所以爲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故周公不惟於天官言之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丁寧訓告若是諄複則是三百六十餘官事事物物皆有極何往而非斯民之標準與蓋極之所在所以習民於尊卑等級之中而導民於禮樂教化之內消其亡等冒上之念而斂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則會其有極出則歸其有極經制烏乎而不定風俗烏乎而

不淳嘗觀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又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以樂教和則民不爭至大宗伯亦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一則曰中和二則曰中和皆所以建中和之極也然而王畿之根本未定方位之等級未明國野之疆理未正官職之綱目未張雖有禮樂刑政之具將安所施設耶周公立極之意必寓於七者之中而冠於六篇之首豈不誠哉深乎先正范公有言曰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愚竊曰經禮三百一言以蔽之曰為民極

官名

官之有名尚矣郊子曰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以水紀太皞以龍紀少皞為鳥師顓帝為民師此官名之見於春秋傳然也然古人命官或紀以瑞或紀以事名雖不同而於天地四時各有所配初非分掌天地四時也有如少皞有重該脩熙四叔是以四叔而掌五行堯有羲和仲叔四子是以四子而掌四時又非以是名官也今觀周禮冢宰曰天官司徒曰地官宗伯曰春官司馬曰夏官司寇曰秋官司空曰冬官是以天地四時名官而非分掌其事也夫既非分掌天地四時

而加以天地四時之號是則以虛名而加實職也古人雲龍火帝之紀果亦如是乎又況以天名官而春官保氏之屬非天事乎何以不屬冢宰以地名官而夏官職方氏之屬非地之事乎何以不屬司徒司寇刑殺固爲之秋司空水土固爲之冬至如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並屬宗伯則宗伯不特主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並屬司馬則司馬不特主夏周人以天地四時分冠六卿之號果何意歟嘗以周官考之則知周人命官之意深矣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三公之官不備而三孤之職無聞蓋三公不備

者非三公兼六卿則六卿兼三公也三公猶且兼設況三孤乎惟其相兼攝也則經邦弘化燮理寅亮之職非六卿之責而誰責然則六卿之責不獨分職率屬阜成兆民而燮理陰陽寅亮天地之事皆預焉命之以宰伯四司之名而冠之以天地四時之號是以三公三孤之責而責六卿也分天地四時而冠六卿之名其次序若不相紊合天地四時而爲六卿之責其脉絡未嘗不相通一治一教一刑一事苟有一之不得其職皆足以干天地四時之和以此見周人之任六卿也爲不殊而待六卿也不敢輕矣豈徒設爲加官之號以虛名而加實職如漢人以大司馬冠大

將軍之上姑示尊寵而已哉雖然六卿分配天地四時而冢宰以天名官則其任責爲尤重矣嘗觀虞書司徒敷典猶地官也而典則曰天敘秩宗典禮猶春官也而禮則曰天秩五服五章猶司服典命之職也而曰天命有德五刑五用猶司寇司刑之職也而曰天討有罪一則曰亮天功二則曰代天工同寅協恭無往而不以天自處今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何者而非天也以天官命冢宰而加於五官之上其待大臣也彌尊其責大臣也彌重故任大臣而不能致敬名曰褻天爲大臣而不能任責名曰誣天昔陳平不知錢穀決獄而謂宰相順四時理陰陽丙吉不問清道

羣鬪而問牛喘謂三公典調和陰陽夫四時果順陰陽果和尚復何愧不和不順而姑藉是以文其不知不問之失吾誰欺欺天乎惜無以天官之學告之者

兼官

周官曰唐虞官百夏商官倍考之周禮六官之屬凡三百六十是周官又倍於夏商也案天官之屬六十有二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有一夏官七十秋官六十有六凡三百五十有二各官不預小宰言三百六十者舉大數也不特此爾天官自太宰小宰宰夫至旅下士凡六十有三此卿大夫士之數也爲府者六爲胥爲史者皆十有二爲徒者百有二十凡百有

五十人此庶人在官之數也地官春官秋官皆然夏官掌兵則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二百二十人通六官計之已一千五百有二人其餘六官之屬除地官鄉遂山澤等官及庶人在官者只合大夫士計之以多少相準一官不下四百人合長貳而言則六官幾三千人矣成周官吏可謂繁冗然卿大夫士之職分爲六官之屬安知其不爲兼官邪且以三公言之君奭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則太傅不備矣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則太師太傅不備矣又有公兼冢宰者惟周公位冢宰是也有公兼司寇者太史司寇蘇公是也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又以公

兼二伯也至如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此六卿之長也而以三公侯伯領之大而公卿必相兼攝則下而百司庶府獨不可兼攝乎案周禮言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大夫也六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世婦每官卿二人是六卿又兼六官之職也世婦謂每官二人則十有二人其六卿之長貳乎以此推之如地官鄉遂之官夏官司馬之屬必皆六卿之屬兼之六卿之屬雖各有名大抵多兼攝也而況官屬有不可以專置者地官如迹人角人羽人掌炭掌茶等職只征一物秋官如庶氏冥氏圻氏哲族氏赤友

氏等官尸攻一事豈無可兼者乎有不可常置者田
詛則有甸祝詛祝祭祀軍旅共杖禁錮則有伊耆氏
銜枚氏喪紀則有職喪喪祝夏采豈無可攝者乎若
夫地官比閭族黨鄰里都鄙等官並無府史胥徒可
知其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也其他如春官大司樂大
胥太師太卜太祝太史夏官太僕小臣祭僕戎右齊
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田僕馭夫秋官廣行人小行
人司徒等官亦無府史胥徒非上下相兼則它官相
攝也惟夫相兼攝也則官制雖倍於古而其職不冗
於古也大抵官惟其人雖公不備官事不攝夫子譏
之然則成周之官雖無慮三千員而實不過二百六

十屬也蓋古者天子建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今案周禮鄉老即三公鄉大夫軍將世婦
即六卿則知六官三百六十屬亦惟以此等大夫士
爲之雖六官所謂大夫士之數如彼其多其爲兼攝
可知矣至於府史胥徒之在官者天官有三千六百
六十有六人春官有二千二百四十有一人夏官有
三千二百六十有五人秋官有二千六百五十有七
人地官無常數冬官不可考只以四官計之已萬人
矣是皆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其徒則大司徒起徒
役而爲之與考論周之官制大而公卿長貳次而大
夫士之屬既有兼攝則官何嫌於冗下而比閭族黨

小而府史胥徒之衆又興於民則數何嫌於多乎蓋
周人因事以置官周禮因官以存名居官而不兼其
職則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知周禮兼官之
職又知周禮存官之名則可與言官制矣

相權

周禮冢宰以天名官爲一王之相兼三公之尊而位
六卿之長自其主宰一職而言曰太宰自其主宰百
官而言曰冢宰冢太之上也其權豈不重乎今觀太
宰之職首曰佐王均邦國又曰佐王治邦國則是太
宰以佐王爲職也臣民之馭必曰詔王廢置之聽必
曰詔王是太宰詔王而不敢自專也大事戒官曰贊

王命王眡治朝曰贊王治是太宰贊王而不敢自用
也夫宰相無所不統則亦無所不親今一則曰佐王
二則曰詔王三則曰贊王一政一事每每聽命於天
子又焉用彼相哉蓋大君猶宗子也大臣猶冢相也
孰非宗子之家事冢相必稟命於宗子而後行孰非
大君之邦法大臣必稟命於大君而後行是以權自
上出而廢置不敢干焉令由上出而聽斷若無與焉
此古大臣所以無擅權之失也然而權在一人固宰
相不得擅權在大臣亦宰相不得辭蓋人主之職在
論一相宰相者人主所與論道經邦而進退百官者
也古人任相待之以誠而不疑畀之以權而不忌宰

相因聽命於一人百官實稟命於一相豈有元首叢
脞股肱自惰者哉是故六典八法八則之治則太宰
所得以自行者也九職九賦九貢之入則太宰所得
以自裁者也九式節財不嫌其專制國用也九兩繫
民不嫌其貳得民心也四方賓客之小治聽之而不
以為猜三歲誅賞之大計行之而不以為僭若是則
太宰皆得以自用其權也不特此爾小宰則以歲會
贊冢宰宰夫則以官刑詔冢宰司會則以廢置詔冢
宰御史則以治令贊冢宰會計官刑廢置治令一惟
冢宰之是聽則宰相之權豈不重乎故觀冢宰之詔
王贊王則知宰相之權不至於太重觀百官之詔冢

宰贊冢宰則知宰相之權不至於太輕

邦典

周官言六卿之職而曰各率其屬周禮言六官之掌
而曰使率其屬則是治屬冢宰教屬司徒禮屬宗伯
政屬司馬刑屬司寇事屬司空截然一定而不亂矣
今太宰何以謂之掌六典嘗觀小宰之職以官府之
六屬舉邦治則六官各率其屬矣以官府之六職辨
邦治則六官各分其職矣舉以屬則邦治不容於相
侵辨以職則邦治不容於相紊然而太宰六官之長
一相之尊邦治無所不統其可以分職率屬拘之乎
鄭氏曰典者常也經也法也大臣秉之以為常經五

官守之以爲常法五官不守其常法則邦典廢弛而無所執大臣不秉其常經則邦典渙散而無所稽今以六典觀之治者經理而統紀之也邦國以之經官府以之治萬民以之紀無非就吾條理也教者安靜而馴擾之也邦國以之安官府以之教萬民以之擾無非屬吾教化也禮以統乎人諧與和亦統也故邦國官民以之統合而諧和政以正乎人平與均亦正也故邦國官民以之平正而均齊刑以禁暴止邪故詰之以去其姦刑之以示其法糾之以繩其非事以興事勸功故富之以足其用任之以責其効生之以阜其財凡此六者千萬世常經不易之法邦國之治

亂繫焉官府之脩廢繫焉生民之休戚繫焉此非大臣之責而誰責然六典而謂之建邦何哉蓋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先王所恃以立國者賴有此典存焉耳是以司徒之安邦國而曰掌建邦土地之圖宗伯之和邦國而曰掌建邦天地人之禮司馬之正邦國而曰掌建邦之九法司寇之刑邦國而曰掌建邦之六典不特此爾小宰掌建邦之官刑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小宗伯掌建邦之神位大司樂掌建國之學政太史掌建邦之典法朝士掌建邦之朝法無非先王所恃以立國者也而況六典之大其可一日而不立乎是故太宰兼而總之以佐王治邦國小宰司會又

掌其貳以逆其治司書又掌之以敘其財太史又掌之以逆其治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又從而分掌之此十條所以先六典而太宰所以統百官也至如小宰六職則官府之所掌也六職所治只言邦國萬民而不言官府蓋六典太宰所掌以統百官而理邦國治萬民者也故及邦國萬民而不言官府而於財用之節賓客之懷鬼神之事盜賊之除百物之生聚特加詳焉其所以平均安寧諧和所以服正詰糾富養者與六典大略相似不然則六者何以不均謂之典而謂之職與雖然太宰六典均所以治邦國官府萬

周仲

民也既曰掌邦典以佐王治邦國又曰乃施典于邦國又曰以典待邦國之治六典之治何獨詳於邦國邪何謂邦國鄭氏曰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非也案周禮曰惟王建國曰掌建邦此王國之通稱也曰凡建邦國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此侯國之通稱也此言邦國者其侯國之謂乎周人之治未及官府都鄙萬民而首言邦國以見王大一統而無王國侯國之分也蓋天子之所自治者王畿千里而已千里之外則建侯國焉太宰以六典而施之邦國是必總以九州而爲之建其牧如八命作牧是也爵有五等而爲之立其監如啓監是也設其參謂三卿也傳

其伍謂五大夫也陳其殷謂衆士也置其輔謂府史胥徒也一國則有一國之民一國則有一國之官內而王畿之官民旣治之以六典外而侯國之官民其可舍六典以爲治乎是故太宰掌邦治以均邦國司徒掌邦教以安邦國宗伯掌邦禮以和邦國司馬掌邦政以平邦國司寇掌邦禁以刑邦國六官之職莫不於邦國致詳焉此太宰所以施典于邦國而曰以典待邦國之治也自六典而下則有官府之八法都鄙之八則侯國亦有官府都鄙則亦不能外是法則以爲治矣大抵邦國者佐王治民者也六官者佐王治邦國者也向使先王不詳於邦國之治則膺五百

里至百里之寄者孰肯爲吾究心於民哉故周官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正謂是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夫豈無自而然歟

官法

外而邦國旣有六典以侍之內而官府必有八法以治之何謂官府鄭氏曰百官所居之府是不然官者合卿大夫士而言也府者總府史胥徒而言其大也先王設官分職建大宰大司徒等六卿以爲正立小宰小司徒以爲貳設宰夫鄉師等官以爲考陳上士中士下士之衆以爲殷置府史胥徒之屬以爲輔凡

此者皆所賴以佐王共治也太宰之職六典之中一則曰治官府二則曰教官府曰統百官曰正百官曰刑百官曰任百官二言官府四言百官互言之耳皆詳言百官府之治也至如小宰六職六敘六屬六聯八成六計無非官府之法況太宰統百官者也其可無八法以治之乎今觀八法之目官屬即小宰之六屬官職即小宰之六職官聯即小宰之六聯官計即小宰之六計官成即小宰之八成有如官法官刑官常之目雖不得而考而宰夫所掌曰官法以治要曰官常以治數曰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皆此物也惟其有官屬則治有所統而不亂有官職則官有所守

而不侵有官聯則關節脉絡有貫通而無扞格有官常則綱領條目有秩序而無舛訛有官成則以之經理而有所依據有官法則以之聽治而有所操執有官刑則人知警戒而無慢心有官計則人知勉勵而無怠志小宰宰夫贊太宰故執其詳太宰乃執其要蓋以道揆之臣而執是法以臨于官府則邦治官治其有不就吾之條者乎又況八法之治太宰既以施之官府又云以待官府之治小宰既執其詳又云掌其貳以逆官府之治司會既逆之司書又掌之太史又從而逆之則其詳於官府之治可知矣大抵官府修則百官庶府無曠官官府治則百揆萬幾無廢事

周之治官府不一而足在宰夫則掌官府之召令在
宮正則比官府之次舍一財用也宰夫既乘其出入
詔冢宰而誅賞之大府則掌受其財職內則貳其入
數職歲則貳其出數職幣則斂其幣餘周人之詳於
官府如此又安有曠官廢事者乎是以小宰正歲以
官刑令於百官府俾各修職考法待事聽命其有不
恭國有大刑是有以警之於其始月終則以敘受羣
吏之要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是有以察之於其終太
宰乃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詔王廢置於一歲
之終既而大計羣吏之治復行誅賞於三歲之後如
此則百官府以治中來上受而藏之真可與天府寶

玉俱藏而無愧寧不謂之冢宰佐王統百官之力與

都則

太宰邦國官府之治既有六典八法矣都鄙在六鄉
六遂之外故又有八則以治之蓋都者王子弟之食
邑公卿之采邑如載師所記公邑任甸地家邑任稍
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也此即王制所謂天
子縣內百里者九七十里者二十一五十里者六十
三以其采地之祿視公侯伯子男故亦曰國鄭氏謂
如周召毛聃原畢之屬在畿內者不惟畿內有之侯
國之外亦有都鄙左傳所謂大都中都外都西鄙北
鄙之類是也鄭司農縣士方士注晉韓須爲公族大

夫食縣魯季氏食於都是侯國亦有都鄙矣此地亦有一頃官民烏可無法以治之則猶法也特與官府異名爾或者徒見八法之治官府太宰既執其要小宰宰夫又治其詳八則之名僅見於太宰而已則謂古人詳法而略則重內而輕外吁有是哉周人之於都鄙未始不詳其設官也必爲之建其長謂食采者也立其兩謂有佐貳者也設其伍謂有大夫五人也陳其殷謂有旅士也置其輔謂有府史胥徒也是其官吏與官府無異而況法象之布必及都鄙政令之和治中之察必及都鄙歲年之正法令之贊皆及都鄙以至禮官之屬則有都宗人家宗人政官之屬則

有都司馬家司馬州官之屬則有方士朝大夫都士家士至於都則一官專主都家之八則家者家邑之名即鄙也故職謂之都家或謂之都邑都鄙之官既詳且備孰謂八則之治可略乎且以八則觀之有社稷之神則有祭祀有長貳之官則有法則有殷輔之吏則有廢置以升降之有賢能之士則有祿位以進退之有經費之用則有九賦九功之所入有居邑之民則有六俗五禮之所行刑誅廢其良心田獵征役以協其衆力八者曰馭謂其操縱闔闢之權自上出也蓋近而羣臣既有八柄以馭之內而萬民又有八統以馭之豈於都鄙之官吏士民刑賞賦役

而聽其長貳之自爲治乎是故都家司馬戒令則必聽于國司馬方士都家獄計則必上于國而聽于朝朝大夫掌都家之治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無一不歸王之所馭也然而官吏民士可馭也神者幽而無迹又安得而馭之蓋古者雖敬於神而未嘗聽於神三時不害則奉粢以告之牲牷肥脂則奉牲以告之有功者無不報也犧牲既成粢盛既備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功者無不奪也是以春官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于國蓋其神歸王所馭也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以馭吏民雖至幽而鬼神亦在吾操

縱闔闢之內是其爲則未嘗略也又況祭祀不離於九式法則不出於八法賦貢即賦斂之財賄刑賞即計吏之誅賞祿位廢置無非八柄之所馭禮俗田役無非八統八成之所施初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是故太宰既以八則待其治小宰司會太史又以八則逆其治實以八法之治同掌焉蓋聖人之治天下大則家四海而無外小則體萬物而不遺吏吾同體也民吾同胞也豈以千里王畿之內遽有詳略之別邪

馭臣

太宰既以八法治官府胡爲而又以八柄馭羣臣蓋八法以治官者治之經也八柄以馭臣者治之權也

不守經則無以爲聯屬聽斷之常不達權則無以盡操縱闔闢之變故經者大臣守也而權者必以詔王也今以八柄觀之人情莫不欲貴任官而後爵之所以馭其貴則貴不可以苟得也人情莫不欲富位定而後祿之所以馭其富則富不得以苟取也一時之所覲望者幸也吾則馭之以賜予之恩而使無僥倖之習平日之所踐履者行也吾則馭之以選置之任而使無妄行之人福者人之所祈生之自我是福我所馭也人惡得而徼之乎貧者人之所惡奪之自我是貧我所馭也人惡得而避之乎罪之顯者則廢放以馭之使有罪者不得幸免也過之徼者則誅責以

馭之使有過者不敢以自文也夫所謂馭者豈必陽開陰闢而使人不得以窺其術邪豈必變輕易重而使人不得以用其情邪特以八者以柄爲言是則人主之所獨操而非臣下之所得專人情之所可覲也故福威則惟辟賞刑則曰君富貴則曰人主之操柄德威則曰君人之大柄皆言其權之自上出也不然則太宰兼正百工得以自用其柄可也何必以之詔王哉太宰旣以詔王矣春官內史又掌八柄以詔王治而其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之序與太宰不同且又變誅而言殺者蓋太宰所詔則先慶而後威內史所詔則雜施而並用誅者責也如司敕所謂誅責之義

殺者戮也如司刺所謂刑殺之謂誅言其過之輕太
宰之詔王以仁殺言其罪之重內史之詔王以義然
既曰詔王則其權當自上出也今詔之以太宰又詔
之以內史則其權之所分得無制於臣下之手乎案
內史之職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一人中士下士凡二
十四人其秩甚尊其職甚詳然後可以守法於內而
王不得以輕用其權也既有道揆大臣詔之於外又
有法守近臣詔之於內外有以詔其馭內有以詔其
治外則臨之以相內則律之以史則君上豈得以攬
權自用而肆其意乎臣下豈得以竊權自專而行其
私乎

馭民

成周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則內而公卿大夫士外而
公侯伯子男皆佐王治民者也太宰又以八統詔王
而馭民何哉大抵天佑下民寵綏在君上帝降衷綏
猷惟后凡在王畿千里之民與夫四海九州之衆相
與戴一人而君之亦惟求其相安相養而已爾上之
人苟無以持其統安能保其不亂哉書曰予臨兆民
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馭民之道不其難乎然觀古
人之所謂馭者曰御衆以寬而已寬非所以爲馭而
聖人先焉蓋與民相從事於拘攣逼迫之中不若相
周旋於含弘寬大之域使民相顧盼於拘防繩束之

內不若相優游於慈祥愷悌之天君當以舜之所以御民者御民此太宰所以有八統之詔也親親以教民相愛敬故以教民不偷進賢則德行者升使能則道藝者用庸者保之使其樂事勸功貴者尊之使其用下敬上達吏則拯窮拔滯禮賓則親仁善隣凡此八者皆所以聯其民使不相離乎其民使不相紊上以之維乎下下以之屬乎上絲牽繩聯惟命是聽頤指氣使惟上是從此所以爲馭民之道與後世馭民不由其道而後狙詐之論興以狙詐待民則其爲馭必出於智巧籠絡之私矣德色擾鉏鉏頸勢利而親故之馭失其統上書自鬻投牒求舉而賢能之馭失

其統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而保庸之統失矣補闕車載拾遺斗量而尊貴之統失矣郎舍父老白首不遷則達吏之統又失王國大夫宿衛不預則禮賓之禮又失先王馭民之道掃地無有方且倚吾法令刑罰之具繩束而箝制之及其無可奈何則諉曰民風不古人心之難制而已不思太宰八統雖曰馭民而求其所以爲馭自親故賢能庸貴吏賓之外無他術有如都鄙羣臣八則八柄之用猶有馭之之語獨於萬民之統雖名爲馭實無與於馭焉則其待民之意亦厚矣豈若後世之所謂馭哉抑嘗因八統之馭而觀小司寇八辟之議有所謂親故賢能即此親親敬故

進賢使能也有所謂切貴勤實即此保庸尊貴達吏禮賓也小司寇之麗邦法附刑罰必以是八物而議其辟者蓋周人所恃以維乎下者即此八物也周民所安以屬乎上者亦此八物也一旦有麗於法而於八者之中猶有一目之可議則罪猶可以原也向之馭民也以此所以導其從善之路今之貸民也以此所以開其改過之門觀小司寇八辟之議則知太宰八統之詔矣

任民

太宰以八統詔王御萬民亦足以淑人心矣然民有常產者有常心無常產者無常心先王不先制民之

產授民之職使之有相生相養之具而徒以八統制馭之人心其有不離渙乎是故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生之命則不可無三農以生九穀園囿民之所樹藝則不可無園圃以毓草木山澤民之所取財用則不可無虞衡以作山澤之財藪以富得民則不可無藪牧以阜藩鳥獸工以足財用則不可無百工以飭化八材懋遷有無化居則不可無商賈以阜通貨賄布帛女工之事則不可無嬪婦以化治絲枲疏材婢僕之職則不可無臣妾以聚斂疏材自農圃而下民力有所不給則又不可無閒民以轉移執事此太宰之任民有此九職也然而成周盛時天下之田皆井

天下之田皆農上地爲上農夫中地爲中農夫下地爲下農夫民皆授田爲農可也今有園圃虞衡藪牧工商嬪妾閒民之任果井牧之不均乎抑農末之無別乎考之載師曰場圃曰賈田曰牧田此皆園圃商賈藪牧者而皆有田以此推之凡虞衡百工之類必皆受田之餘民而兼此職也至如嬪婦則受田者之室家也絲枲乃其職也臣妾則或一男一女不可受田於公家則必資業於私家也閒民亦不可受田於官者旣無園圃虞衡之地又無藪牧工商之田又不專爲私家臣僕之役則必庸受其直轉移執事於八者之間蓋民生天地閒皆爲天地閒用八職各任其

事而力有不給必得閒民以佐之故大司徒頒十二職九曰生財以八者之財待閒民而生也無閒民以轉移執事則民之用力勞而生財之道窮矣嘗觀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時事稼穡必移用其民以相救助則知八職不可無閒民以轉移執事也九職謂之任者因其地而授之隨其力而使之不廢其所能不彊其所不能閒師亦曰任民使各以其物爲貢亦此意也是故司徒之分地職分此也小司徒之施其職施此也載師之均地職均此也遂人之頒職頒此也若大司徒之職尤於民事纖悉所謂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卽此職也加其三焉蓋司徒

登進邦國都鄙之民非專王畿之民也故十曰學藝如司徒之卿物教民十一曰世事如司徒之世事教能十二曰服事如司徒之以庸制祿此三事不預太宰任民之數也然太宰特言九職任民而已如太府掌九功之貳以受貨賄之入內府掌受九功之貨賄以待邦國之大用司會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司會亦掌九職以周知入出百物是分九職之任而必責之以九功之稅如閭師任民以貢其物如太府言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是也夫三農以九穀爲貢則不專田穀明矣園圃而下如草木鳥獸布帛貨賄器物之類無不貢焉是皆因夫民之所能出其職之所

有故太宰九職曰任民間師九貢亦曰任民是未嘗彊民以所無也職方氏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亦此意也至於閭民無職轉移執事亦必使之出一夫之稅而以布入之閭民無職者有二一在載師出任民之賦一在閭師出任民之貢蓋閭民雖無常職而有生財之道亦不減於一夫之所獲故載師使之出夫家之征用其力也閭師使之出夫布斂其財也非是一人而出二物也不如是則民將舍農而務末否則官無所取又將轉而爲游手怠惰者之歸是豈重農務本之意哉閭師不言臣妾之貢者以其執役於主家主爲之出貢而妾人則斂其

疏財與然必有以與之斯有以取之必有以任之斯有以禁之後世受田無法農民已無可耕之地山澤一孔之利亦皆括歸公上而無遺斯民無以為生不得已去而為工技為商旅又不得已困而為臣妾為庸夫生財之道已殫矣養生之計已屈矣上之人略不加恤方且苛征而重役之是徒知有閭師任民之貢而不知太宰任民之職也不思太宰惟曰以九職任萬民而不言九功之貢則先王愛民之意何如哉

賦斂

太宰既以九職任民閭師已責其貢今以九賦斂財賄不知此賦何從出乎蓋九賦之所貢者任民之稅

也九賦之所斂者任地之稅也民有業則有貢地有利則有征民有業而不責之以貢則將不蓄不種不耕不蠶而不能無游民地有利而不責之以賦則將有地不毛有田不耕而不能無曠土司會曰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一曰田野一曰民職是其所出者異也大抵九職所貢出於農圃工商虞衡藪牧嬪婦臣妾執事之民以其身之所業功之所有而獻之於君以充府庫故曰貢亦曰功九賦所斂出於國郊甸稍縣疆關市山澤之地與夫官府都鄙之餘財以其地之所出官之所贏而輸之於君以待膳服賓客稍秣匪頒工事幣帛喪祭賜予之

用故曰賦供九職者一項人供九賦者又一項人二者本不相妨可以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府於萬民之貢只以充府庫之藏於九賦之入必以待式法之用則是貢之所入者少賦之所入者多也今以九賦言之邦中之賦如載師所任田里場圃之地四郊之賦如載師任遠郊近郊之地亦使閭師征之所謂國中四郊以時征其賦是也邦甸家削之賦如載師所任公邑家邑之地邦縣邦都之賦如載師所任小都大都之地乃使縣師征之所謂邦鄙稍甸以時征野之賦貢是也關市之賦如司市關之地使廛人斂市布廛布皮角筋骨與夫司關所掌征廛關門之征是也

山澤之賦如山虞澤虞之地使角羽人斂齒角骨羽羽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是也幣餘之賦如職幣斂官府都鄙與夫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之餘財是也蓋穀粟之賦出於井田特以祿諸臣兵車之賦出於丘乘特以供軍賦雖有邦國之貢只以待弔用九職之貢只以充府庫至於國之大臣有祭祀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調於民而責之誰乎是以九賦之目常與九貢九職並行而其貨賄之入則太府受而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則令而會之其賦斂之目則掌於道揆之大臣名色寧至於巧立輕重寧至於過差出入寧至於相悖費

用寧至於無藝乎然九賦謂之斂財賄鄭氏謂泉穀也又曰口率出泉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是專爲泉則非矣又曰自邦中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泉賦之數何其說之相戾也不知周之九賦隨其地之所有以爲賦豈專口率出泉專取之民如漢之筭賦邪

式法

或曰周禮理財之書今觀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之後而繼之以九式均節財用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財則是周公之節財乃所以理財也何者財非天雨鬼輸必取之民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苟不於

其經費之際而品節之吾恐情實既開必至於泛用無度欲壑不盈必至於苛取無厭如欲理之不過推肌剥髓以爲理而非正辭禁非以爲理也九式節法之法其周公理財之道與夫祭祀之有犧牲牲殺賓客之有牲牢饗餼喪紀凶荒之所費用膳羞衣服之所奉養器械興作之事幣帛贈勞之將六畜之有芻秣羣臣之有分賜一人之有玩好賜用取之於九賦而藏之於有司邦用則必共之君取則必受之苟無九式以均節之則何所制而不妄費也夫惟太宰有式法以均節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計之職歲又以式法而贊逆會職幣又以式法而贊

會事則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有司不敢違式法而妄供九式之於理財亦可謂有助矣是故宰夫以式法而掌祭祀之具酒正以式法而授酒財掌皮以式法頒皮革于百工委人以式法供薪芻木材不惟一人不得違式法而妄費而百司庶府亦不得越式法而妄求私心以式法而得侈心以式法而消國用不匱民財不屈而王府之貨賄自沛然而有餘豈非節財之道乃其所以爲理財之道與或曰太宰道揆之臣法守非所宜預九式節財有司事也豈太宰之職哉吁大臣格君心之非侈用乃君心之蠹涵養君心非論道經邦者之責而誰責也且膳夫不敢會王

后世子之膳庖人不敢會王后之膳禽酒正不敢會王后之飲酒外府不敢會王之服司裘不敢會王之裘蓋彼一司也而欲與王后世子計周度之當否則其勢不得行也是以祭祀賓客之所需至於匪頒好用之所待百官有司皆共之某事宜置不宜置某物宜用不宜用皆不敢預議乎其間夫百官有司平時旣惟其命之是供歲終又拘於勢而不會王后世子若可以自便而自取矣今以太宰執九式之法臨乎其上一毫一縷動皆九式之是聽其取不至妄取其供未嘗妄供雖曰不會而實無待於會也此非大臣道揆之任能爾乎雖然太宰以九式節財必曰均小

宰執九式以節財用司會掌九式以節財用皆曰均
周公節財必拳拳於均之一字何與易曰節亨苦節
不可貞孔子彖之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節以制
度不傷財不害民蓋天下之事惟合乎制度而已均
則中不均則或過不及以一人而臨四海不以四海
而奉一人取之於民而公用之於君而當則財不傷
而民不害斯其所以為九式之法與且周官立法秩
敘必曰均力政必曰均貢賦必曰均一制一度無所
往而不為均也太宰掌均邦國而曰秉國之均者也
豈於財用而可不均乎均者欲其多寡豐殺之得其
中也膳羞之品可以百有二十裁而就簡其均乎殮

牢之牲可以三十有六殺而為寡其均乎祀宜太牢
儉而用少非均也服宜九章菲而為七非均也幣以
將誠致幣三享則均矣芻以供飼陳芻倍禾則均矣
自一而祭祀之式至九而好用之式固不容多亦不
容寡固不可豐亦不可殺亦惟適其均而已爾均節
者人情之所安苦節者人情之所厭安則久厭則易
窮然則以均為節其又聖人所以節財之道與

侯貢

畿內租稅天子食之畿外租稅諸侯食之諸侯食其
國之租稅必以其半若五之一四之一入于天子
其土地之所有而盡其臣子奉上之心於是有九貢

之致矣然周公之制爲是貢必以供是用祀貢牷茅
嬪貢絲枲器貢器械幣貢皮帛材貢木材貨貢金寶
服貢玄纁旂貢羽毛物貢土地所有之物無非服食
器用之是供也以庶邦惟正之供而待一人所致之
用上以充公家之財下以修侯國之職故太府掌九
貢貨賄之入而曰凡邦國之用以待弔用內府掌九
貢之貨賄良兵良器而曰以待邦之大用曰待弔用
曰待邦用莫不取具於此則非無名之需矣蓋自夏
禹任土作貢以來已有此制冀州畿內故不言貢而
言賦八州在王畿之外故於田賦之下而有貢篚之
制焉有菁茅橘柚之包有大龜磬錯之錫有織文檠

絲締紵玄纁璣組之篚有球琳琅玕丹漆羽毛牼幹
罍磬之貢是皆以供祀嬪器幣材貨物色之需也茲
豈周公初爲是制而彊侯國之入邪然考之職方氏
揚之金錫竹箭荆之丹銀齒革青兗之蒲魚雍之玉
石幽之魚鹽冀之松柏并之布帛各隨土地所生風
氣所宜任土作貢不宜捨此外求也而大行人則曰
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貢器物采貢服物衛貢
財物要貢貨物六服分貢六色而已是豈任其所有
邪外之蕃國則以所寶爲贄所謂幣貢旂貢物貢又
將誰供邪蓋周禮之言致貢亦禹貢之任土作貢也
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彊其所無致者聽其自至而不

疆其不來太宰則曰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則亦曰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人君昭德之致于侯邦則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奔走入貢之不暇自有不求而自至者聖人何嘗疆之使貢哉案職方氏曰凡邦國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山師川師以山林川澤之物頒於邦國則曰致其珍異之物懷方氏來遠方四夷之民則曰致方貢致遠物無非聽其自至也如大行人一官則是因其閒歲一見之時而貢其物非每歲之常貢也內府所謂凡四方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註云諸侯朝聘所獻國珍是也每歲常貢則此九貢之目小行人所謂令

邦國春入貢是也然大行人令諸侯一見之時各貢其物而內府入焉至適四方使者則又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是以其所入而還以遺諸侯也有如九貢之入內府雖曰以待大用而太府則曰以待弔用故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及其國有札喪凶荒師役福事禍哉之五事則令賻補賙委犒禮之慶賀哀弔之是又以其所致而還以爲諸侯用也周之衰此意不存或來求金或來求車是以不復有致用之意或來求賄或來求賻是又不復有弔用之常甚至包茅不入王祭不供齊人得以奉辭而伐罪男服使從公侯之貢鄭人得以藉口而告晉則是貢法至此而不存

嗚呼內而侯國職其廢矣外而蕃國況能必其來貢如肅慎之矢越裳之雉有以自獻於天子者哉

繫民

太宰有九職以任民有八統以馭民又有九兩繫民何也蓋王畿千里之民天子治之畿外之民則分屬諸侯矣有分土無分民上之人苟無其道以協耦而聯綴之則天下人心渙散而不相屬矣殆非王者大一統之意故九兩之所繫者邦國之民而特繼之於九貢致用之後也一州之長曰牧皆有封域故以地得民一國之君曰長爵位尊貴故以貴得民師者人之模範德義可尊故以賢得民儒者於道最高人所

尊敬故以道得民宗者本支之所從出親親以睦故以族得民主謂卿大夫食采邑者有利可依故以利得民吏謂在官服公事者分職共理故以治得民友謂與國人交相保任者故以任得民藪謂阜蓄畜牧供給財用者故以富得民此九者既謂之兩又謂之繫而後謂之得民蓋兩者欲其比耦而不相悖繫者欲其聯綴而不相離曰牧曰長曰主曰吏四者是使在官者之相爲聯屬也曰師曰儒曰宗曰友曰藪五者是使在民者之自爲聯屬也然聖人於邦國之民豈無道以服之而必爲是比耦之具聯綴之形若將恐其叛已而去者聖人果有心於留邦國之民哉普

天皆土率土皆民內而王畿千里之民既有官府以治之又有都鄙以理之太宰則任之以九職馭之以八統司徒復從而聯其兄弟聯其師儒聯其朋友其所以繫王畿之民亦不出乎九兩之具豈於邦國之民而可置之度外哉然則繫之者非固羈縻之而使勿絕也一則曰得民二則曰得民必有以得民之心也苟非真得乎民之心民其有不解乎自王政不行封建改而郡縣侯伯易而守令星羅碁布類自經營號番君者常寡而自蛙尊者實繁也稱召父者幾何而號屠伯者相望也為主而監臨自盜者有之爲吏而舞文弄法者有之曰牧曰長曰主曰吏職之最親

於民者而已判然與民不相屬其於師儒朋友宗族數物孰肯過而問焉是以師持其道旨意不同學黨同門道真已妬師之所謂賢者安在哉公事幾敗朽爲腐草時宜不達自爲流俗儒之所謂道者安在哉刎頸羞勢利之交植朋罹黨錮之禍友之所謂任者安在哉齊楚之族恐其未大則徙實京師山澤之利慮其爲姦則幹歸公上宗之所謂族藪之所謂富者又安在哉及其人心乖離潰烈四出至有赤子弄兵青衫爲盜封君僭擬藩帥不庭者其勢不可復合方欲起而收拾之否則劫而控制之又否則含忍而混待之盍亦思吾所以繫民者何具得民者何道而乃

使民至此邪吁至此而後知九兩繫民之意深矣抑嘗以太宰繫民之九兩參之以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九兩無師儒之繫則無以淑人心六俗無師儒之聯則無以厚民俗師者所以宗主名教者也儒者所以扶持名教者也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雖有土地富貴治利族任何所恃以相繫雖有宮室墳墓兄弟朋友何所恃以相聯甚矣天下一日不可無師儒之功也

正朔

正朔之改何始乎曰三代以來然也寅為人正故夏

建寅丑為地正故商建丑子為天正故周建子此三正之說也然夏建寅以寅月為歲首商建丑以丑月為歲首周建子以子月為歲首三代歲首雖不同而夏時紀月則一也何以言之商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是商人雖建丑為歲首而其月則稱十二月耳秦人以建亥為歲首漢人因之而史官紀月曰冬十月繼之以春正月而已何嘗以歲首建亥而謂之春正月乎鄭氏註周禮惑於建子之說乃以正月為周正月以正歲為夏正月建子之月果為正月則夏正月當為三月矣昔孔子作春秋繫日繫時必曰春王正月若依左氏之說以為周

正月則是建子月爲春而夏之二月已爲夏夏之五月已爲秋矣四時錯亂尚足謂之春秋乎春王正月是以夏時紀月也周人以夏時紀月未嘗改夏正月之稱故聖人欲行夏時托之春秋而以正月爲首以正月爲得人時之正也且以周禮考之有曰仲春逆暑仲秋逆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夏至日祀方丘冬至日祀圓丘朝覲宗遇蒐苗獮狩皆舉四時以行事果以建丑爲春正月則四時皆易矣太史正歲事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者不幾於錯繆乎馮相氏以冬夏致日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者不幾於紊亂乎案凌人以正歲十二月

令斬冰鄭氏旣以十二月爲季冬則正歲爲仲冬明矣杜氏謂正歲爲夏正是先言正月而後言十二月可乎豳風七月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十二月也鑿冰以二之日則凌人以十二月令斬冰可也蓋周建子月爲歲首以十一月爲正歲正月只是夏之正月正歲則令百官觀法正月則令萬民觀法考之周禮莫不皆然是皆先百官而後萬民也鄭氏乃謂正月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垂於象魏使萬民觀焉不思小宰之職正月則率官屬而觀治象小司徒小司寇亦云則是百官觀法無疑矣又況正歲之文常與歲終相連則是正歲

今之而歲終考之無非詳於百官也故正歲爲周歲首則十月爲歲終可知矣大抵夏時紀月三代皆然聖人荅門人以四代禮樂而特拳拳於夏時之行誠以欽天授人莫如夏時之正改歲易朔特因周制之新時不正事不序曆數何由而定日月星辰何由而驗雖有太史保章馮相等職亦何所施其巧邪果如註家之說則四時錯亂矣周人法天地四時以命官殆不然也故讀周禮者知正月爲夏正則豳風七月春秋正月與夫六經所紀之月要皆以夏時爲正

象法

正歲爲周之歲首正月爲夏之正月則官民觀法之

敘自有先後而不相悖矣古人必改歲易朔者示其新也正歲更始則物欲其新政欲其新人才吏治欲其新如訓方氏正歲布而訓四方使觀新物之意也是以太宰有治象司徒有敎象司馬有政象司寇有刑象爲之貳者乃以正歲各率其屬以觀其治且徇之以木鐸而警之以不用法之大刑蓋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施於民且不可況於官吏乎周人歲終必令羣吏致其事正其會將欲責之於其終則不得不警之於其始也夏書曰每歲孟春適之以木鐸徇于路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夏以建寅爲歲首故以孟春徇之周以建子爲歲首故以正歲徇之

其意一也然而垂象必以正月者此又人時之正也
天時之春令方頒人事之東作肇始此新民之時也
曰始和者猶言方春和時也正月始和則物欲其和
政欲其和此四官於正月皆言始和也是故正月之
吉以治教政刑之象布之於邦國使以和邦國之民
布之於都鄙使以和都鄙之民則垂於象魏而使萬
民來觀焉示之以十日之久欲其觀德之詳收之於
十日之後恐其習讀之玩先王明民之意可謂纖悉
委曲矣至於司徒之屬以教民爲職故其讀法尤詳
蓋教民之法不詳則治與政刑之象未必入民之耳
目六鄉教民雖曰教法而治與政刑實存乎其間且

以鄉大夫考之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于
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乃令羣吏考法于司徒
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六鄉固受法于司徒者
也然鄉大夫以六鄉爲之則治與政刑之法豈不與
教法並施乎或者則曰鄉大夫以正月頒法以教其
所治以正歲考法以憲其所治亦云足矣州長乃以
正月及正歲與夫春秋祭社之時屬民讀法則是二
千五百家之民每歲四番讀法矣黨正又以四孟及
正歲與夫春秋祭禘之時屬民讀法則是五百家之
民每歲七番讀法矣族師又以每月吉日及春秋祭
酺之時讀法則是百家之民每歲十四番讀法矣閭

師又以歲時及春秋聚衆庶之時讀法則是二十五家之民每歲又不知幾番讀法矣六鄉讀法何其繁且數乎蓋視民彌親者於教亦彌數保民無疆者於教亦無窮長正師胥之於民如父兄之於子弟丁寧告戒惟恐不至又況讀法之時州長則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是皆薰其良心而陶其美質時而書之將賓而興之則其歲時讀法雖繁且數不厭也或者又曰五黨爲州州長正月讀法則五黨之民在州矣五族爲黨黨正四孟讀法則五族之民在黨矣族師月吉亦屬其

民而讀法又知古人立法必相通融近州之民讀法於州近黨之民讀法於黨月可並行而不相悖周禮亦言其大槩爾正月既讀於州則夏秋之孟讀於黨無害也孟月既讀於黨則餘月吉日讀於族師無害也且如五州爲鄉而鄉大夫則惟屬吏以讀法五家爲比而比長不言屬民而讀法其爲通融可知也不然則太宰司徒司馬司寇之職正月使民觀象豈亦使王畿千里之民皆至象魏觀之乎雖然屬民觀象四官皆言之矣冬官闕不可考大宗伯掌禮獨無禮象以垂於象魏而不使萬民觀之小宗伯亦不率禮官之屬而讀禮法何哉此當以周公作書之意求之

也蓋周官六典總而謂之周禮禮也者豈特天地人
之三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云乎哉太宰之治此禮
也司徒之教此禮也司馬之政司寇之刑司空之事
皆此禮也治非禮不制教非禮不行政非禮不立刑
無禮則淫事無禮則亂五典與禮典並行五職與禮
職並舉故禮記曰禮經三百是三百六十官之所掌
者禮也彼垂其象以示人則此禮已行乎其中矣彼
觀其象而讀法則此禮已生乎其心矣豈必揭之於
禮象垂之於象魏而後爲禮邪

考課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化天下故考課之

法自唐虞以來未之能廢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此因羣后來朝之時而考之也又曰敷
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因黎獻時舉而考之
也旣而立爲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定法其觀
敷言明功之法爲尤詳蓋明其功於一時者未足以
究其蘊考其績於三載者斯足以盡其才然三載特
考之而黜陟未行焉遲遲以九年之久賢否旣判功
罪旣明於是幽者黜之明者陟之而廢置之法行矣
是以前黜陟而去四凶天下至於咸服後黜陟而分
三苗庶績至於咸熙然考績於三年黜陟以三考在
唐虞之法爲甚寬今觀周之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

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其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廢置以歲終誅賞以三歲在成周之法爲甚密何哉蓋唐虞官簡而事亦簡則考之之法固宜寬成周官繁而事亦繁則考之之法固宜密此其所以不同與然致事於歲終者考百官也而其法似密計治於三歲者考羣吏也而其法似寬蓋百官謂卿大夫太宰之所謂正貳者也太宰無所分統故其致事之法當汲汲於一歲之終羣吏謂羣士庶士府史胥徒太宰之所謂殷輔者也太宰所不當屑故其計治之法宜徐徐於三載之間是故百官廢置權之重者太宰必以詔王羣吏誅賞權之輕者

太宰得以自行之可也又以羣吏之治非一切聽其悠悠也日必有成月必有要歲必有會小宰贊太宰者也日終則以敘受要歲終則贊會致事一歲而月月考焉宰夫次小宰者也歲終則令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一歲而旬旬考焉小宰宰夫歲月旬日之間考之如是其詳孰非勉於事功者太宰惟以三歲大計其功而誅賞之不亦宜乎不特此爾在酒正則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終則會是詳於會酒也在司會則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是詳於會財也此一歲而旬有考也在官正月終則會稍食歲終則會行事是詳於官府

之宿衛也在宮伯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序是詳於士庶子之宿衛也此一歲而月有老也有以歲終而考之者大司徒則令教官正治致事小司徒則令羣吏正會致事考屬官之治成而誅賞鄉師考鄉治詔廢置鄉大夫令鄉吏會政致事州長會州政黨正會黨政族師會政致事遂大夫會政致事此所以考其政事也大府會貨賄出入外府會小用職幣會其出司裘會皮事掌皮會財齎泉府會出入納其餘此所以考其財用也膳夫會膳庖人會禽醫師稽醫制食內宰會內人稍食典絲典枲會其物此所以考其服食也司寇令計獄弊訟士師令正要會方士省縣法

而誅賞此所以考其獄訟也舍人之計其政眠褻之弊其事占人之計其占是無所不考也周人考課之法如此亦豈徒爲詳密而已哉向也正歲之首必使屬官觀法徇之以木鐸警之以常刑申之以令憲之以禁使脩乃職待乃事既而又警羣吏脩職又令羣吏讀法者正爲今日地也至于三歲大計則大宰計治誅賞司書計治知財數司士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三年大比則小司徒受比要鄉大夫興賢能州長考州里縣司考羣吏遂大夫明其功均人大均司民獻數此皆考之以三歲也蓋周人之法有所謂待其治者如太宰宰夫太府內府外府之屬是也待者預

定於始而責驗於終使之有所遵守而知自勉也有
所謂逆其治者如小宰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太
史內史之屬是也逆者詳稽其終而鉤考其始使之
無所隱匿而知自警也有以待之於其先又有以逆
之於其後大臣以之計羣吏之治天子以之察羣吏
之治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吏治其有不舉者乎此成
周之嚴於考課者然也然成周考之之法可得聞與
嘗觀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則知成周
之所以考課者無出於六者焉善言其有德行也能
言其有才藝也敬以不懈爲心正以直躬自守法則
守法不失辨則臨事不疑吏以德行循良爲上而才

能次之敬與正察其立身行已也法與辨觀其准位
行法也六者吏治之所從出也而皆以廉爲本蓋廉
者有天理而無人欲也六者非廉不能漢人取士曰興
廉調吏曰廉察亦此意也周人以此六者小宰計弊羣吏
之治則其要會之上無非治道之得其中者以之登
於天府與祖廟大物俱藏焉信乎可以無愧矣漢以
六條察吏其視有周之六計有拔擢而無案劾此其
忠厚劾薄之意自殊唐考課之全有四善二十七最
而四善之首則曰循善有聞是亦善能正直遺意然
其後有監考使有校考使有放考使設官非不當也
而當時以四善聞者幾何人哉然則欲行成周考課

之法當以六計爲首

官刑

周官元太宰而貳以小宰之職則小宰不亦重乎今考其職首曰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又曰正歲帥屬觀治象之法乃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宮夫在宮者百官府之次舍與士庶子之宿衛也宮正已掌其戒令糾禁其次舍衆寡邦有大事令無去守而聽政宮伯又掌其政令行其秩敘惟其徒役之事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其王宮各有司存也宰夫之職正歲乃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其能者良者以告于王則周人之於官政亦可謂

詳且密矣今小宰貳太宰豈無他職而首拳拳於王宮之刑禁王宮豈施刑之地小宰豈掌刑之職邪蓋天子之政令天下之風教未有不自王宮始侍御僕從一有不正出入起居一有不欽皆足以害治雖曰百司庶府之任而周人每於此致察焉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歲終則致事廢置三歲則計治誅賞然而道揆大臣如總其要而執其柄爾彼宰夫則惟警戒之而已宮正亦惟令其去守而已宮伯亦惟令其作宮衆而已不有小宰治之以官刑憲之以官刑使之各脩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而制之以不共之大刑又徇之以不用之常刑吾

恐竒袤之習作淫怠之念萌未必有良能之可知未必有德行之可糾居王所者皆若而人則君德必潛消於密勿之中而吏習必妄肆於禁嚴之內誰與繩愆糾謬而格其非心也哉雖曰官刑掌於司寇亦預官府之刑官禁掌於士師亦預王宮之禁然刑不上大夫命夫命婦且不坐獄訟於小司寇有爵且不殺于掌囚掌戮周人終不以刑罰獄訟之臣而預吾戒令糾禁也且獨不聞湯制官刑儆于有位者乎三風十愆之戒必及乎宮室之隱微自邦君卿士臣下以及于童蒙之士凜乎其嚴若喪亡之在朝夕至於臣下不正則曰服墨刑伊尹乃繼之曰嗣王祗厥身敬

哉蓋官刑雖以為有位之儆而實有以起君心之敬官刑雖以為王宮之禁而實有以格君心之非然則官刑之掌於小宰官刑之修廢其君心敬怠之所由判君德隆替之所由基也故知商之官刑則知周之官刑

官敘

小宰奉大宰八法以治官府足矣而別立六敘之目以冠其首則六敘視官屬官聯為重矣考之宰夫八職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以徒役之有才智而掌官敘又不幾於褻乎蓋小宰所掌者正羣吏也宰夫以胥治之者召令之時也有小宰以正之而胥特承其

命而召之耳說者言六敘皆以爲周官遷轉之階序
爾愚切以爲不然鄭氏曰敘秩次也謂先尊而後卑
也周人以之正羣吏其將以正等級乎且以周禮考
之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是以敘受
其會也宰夫掌治朝之法則敘羣吏之治是以敘進
其治也宮伯掌王宮之衛則行其秩敘鄉師則令其
秩敘里宰則行其秩敘以待政令是以敘制其食也
遂師則比敘其事而賞罰內史則掌敘事之法是以
敘作其事也小史則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巾車則辨
其物而等敘之小司寇則掌外朝之政以敘進而問
焉是以敘正其位也司書則敘其財受其帛職內則

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職歲則凡賜予以敘受之司
市則以次敘分地而經市大司馬則以敘和出馮相
則辨四時之敘先王設官分職事事皆有其敘豈特
羣臣遷轉之地邪故以敘正其位則尊卑不得以相
踰以敘進其治則功過不得以相混以敘作其事則
小專而大從可也以敘制其食則貴豐而賤殺可也
以敘受其會則日旬月歲之要有考也以敘聽其情
則親故賢能之辟可議也不然則尊卑之制不立而
冒上亡等之習啓吾恐功臣擊柱者有之武夫背闕
者有之而正位之敘廢矣功過之狀不明而僥倖希
進之念生吾恐一歲超遷至中大夫者有之旬月取

宰相封侯者有之而追治之敘廢矣作事之敘廢而九卿更進用事不關宰相矣制食之敘廢而小臣賜賞累百鉅萬矣計簿至於具文懇田至於失實而受會之敘又廢聽訟而上下其手治獄則輕重其心而聽情之敘俱廢若是則朝廷無節官屬安得而舉官職安得而辨官聯安得而合官成官計又安得而施哉小宰佐太宰以治官府豈可不以六敘爲首

官屬

太宰以八法治官府而以官屬居其首六官不啻三百六十屬此舉大數言之加以以天地四時之名而授之以治教禮政刑事之掌官各有職事各有聯而

曰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何也蓋事之小者非六官之所能徧理則不可以無屬事之大者非百官之所得專任則不可以無長大臣而理小事則上人常以多事自弊而失其大體小臣而專大事則下人每以侵官自任而據其大權此小宰之六屬所以有小事大事之分而後六職事以辨六聯可以合矣今以周禮考之大祭祀大賓客大軍旅大田役凡大事者六卿之長職之也而小宰小宗伯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爲六卿之貳則特掌其小者焉是其設官分職之時已有小大之分矣不惟六官之貳爲然也在官正則凡邦之大事令其去守而聽政事在肆師則凡

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在布憲則凡邦之大事惟合衆庶以號令爾在鄉士則凡邦之大事惟戮其犯命者爾在訝士則凡邦大事惟讀其誓禁爾有如宰夫之官刑必以詔冢宰小宰之歲會必以贊冢宰司會之廢治必以詔冢宰鄉大夫之法必考于司徒稍人之政令必聽于司徒士師之獄訟必以詔司寇司刺以赦責之法贊司寇此則百官之聽乎六卿也不惟六卿爲然若小臣則凡大事佐大僕若都家則凡大事必因朝大夫是又各從其屬之長也蓋宮正爲宮官之長膳夫爲食官之長醫師爲醫官之長酒正爲酒官之長太府爲財官之長內宰爲內官之

長凡三百六十屬各有長則其屬從之亦是也至於小事不惟六官之貳得專焉如內豎則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肆師則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太師則凡內外小祭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罪隸則掌使令之小事小史則凡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行夫則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六官之小事皆然此皆其屬得以專達也且如膳夫一官有烹人庖人內饗外饗等職皆屬也而飲膳之事豈必曰稟於太宰司市一官有質人廛人胥師賈師等職皆屬也而貨賄之事豈必曰稟於司徒是以官長則治其大者官屬得行其小者大則不嫌於從屬而小抑何嫌於專

達也哉蓋以宰夫八職觀之則其職已有長屬詳略之分矣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正卿長也要一歲之成也故正治之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師中大夫下大夫也凡一月之成也故師治之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司上士中士也目一日之成也故司治之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旅下士也數一二三四之數也故旅治之府則惟治其庫藏史則惟治其文書胥則惟秩其先後徒則惟任其奔走官府之八職如此旅不可以上侵司之目師不可以上侵正之要正亦不可以下行師之凡師亦不可以下行旅之數小事則專達可也大事而不從其長可乎且以太宰一卿百官

之所聽命者也八柄八統必曰詔王歲終廢置亦曰詔王至於作大事則令百官以贊王命而邦之小治則聽之四方之小治則待之太宰固不以小者免於王而其大者且不敢以自專於已蓋太宰之總百官則有道揆之尊太宰之位一人則有法守之責有道揆之尊則不可以下侵細務有法守之責則不可以上侵大權太宰猶爾而況三百六十屬乎漢之丞相猶太宰也鄭康成嘗以小宰譬御史中丞不知中丞乃御史大夫之屬官御史大夫乃丞相之副大夫猶小宰也中丞猶宰夫也宰夫則贊小宰小宰則贊太宰今以中丞譬小宰御史大夫當為何官乎漢初官

制猶近古高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
王御史是丞相之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
得以可否之於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
執法中丞也中丞是御史大夫之屬事下中丞中丞
白之於大夫大夫亦得以可否之於是下之郡守自
內達外尊者得行其尊卑者得行其卑則自外而達
內小事大事從可知也後以御史大夫與丞相等謂
之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自以其
意平章之此意失矣武帝急於功利又多率意施行
不經丞相故張湯爲御史大夫數行丞相事造白金
皮幣而李蔡嚴青翟不與議自是而後內廷之事丞

相不得知而歸之中丞外廷之事丞相不關決而歸
之九卿郡國上計調吏之事丞相又不與聞而自達
於天子調於尚書大事不從其長而皆得以專達焉
則漢之大臣無權而小臣橫矣相權旣輕無所干預
國事而乃以簿書期會之瑣屑者以其身而親之是
又不知大體而徒以小事自逸矣則是大臣以多事
自弊而小臣安得不以虛文爲憂乎然則欲尊相體
而重相權欲肅官聯而舉官治要不可不明周官小
宰之六屬

官聯

太宰以官聯會官治舉其要也小宰以六聯合邦治

分其詳也夫所謂聯者太宰小宰宰夫之職正貳之
聯也宮正宮伯宮衛之聯膳夫庖人膳羞之聯醫師
至獸醫醫官之聯酒正至鹽人飲食之聯太府而下
財官之聯內宰而下宮正之聯此治官之聯也敎官
有敎之聯禮官有禮之聯政官有政之聯刑官有刑
之聯人皆知其分職率屬之爲官聯也至於聯事合
治有非其官之屬而實相聯者焉且以祭祀言之宗
伯而下鬱鬯尊彝典祀等職皆聯事也而太宰祭祀
則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司馬奉馬牲司寇奉大牲此
非他官之合聯乎又以賓客言之行人而下司儀行
人環人掌客等職皆聯事也而太宰朝會則贊玉幣

宰夫掌牢禮司徒修委積封人飾牛牲此非他官之
合聯乎太宰贊舍鄉師治役司徒荒政遺人委積此
喪荒之聯事也司馬治軍司徒致民小宰掌具縣師
受法此軍旅之聯事也司馬教陳鄉師帥民司徒舉
旗虞人萊野此田役之聯事也閭師征賦太府受財
司徒施征司馬制賦此斂施之聯事也六官聯事不
一而足以至小事莫不有聯典祀春官而得以征役
於秋官之司隸鼓人地官而得以詔鼓於夏官之太
僕秋官掌戮而得預天官甸師之殺秋官蠻隸而得
執夏官校人之役鄉師地官而考碑于司空稍人地
官而聽政於司馬有同寅協恭而無畔官離次有聯

事合治而無分明植黨成周之官所以內外相統小大相維而無曠官者六聯爲有助焉是故分其職而率其屬則事權若分而不相混合其聯而會其治則事權若合而不相離此官治之所以會而邦治之所以合也雖然周人聯事之意不特見於官然也其在鄉也則比閭族黨州縣之有聯其在遂也則鄰里鄣鄙縣都之有聯司徒之安民則曰聯兄弟聯師儒聯朋友族師之登民則十人爲聯十家爲聯八周爲聯至於司關之官亦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是無往而不爲聯也官治其有不會乎邦治其有不合乎然太宰言官治小宰言邦治者蓋太宰總官聯之要官聯

舉而官治會小宰治官聯之詳官治會而邦治合綱舉而目張領挈而裘整此太宰所以言官治與小宰所以言邦治與

官成

太宰以官成經邦治又以官成待萬民之治宰夫則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大司寇則曰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鄭司農以八成若今之決事比賈公彥以八成若今之斷事律是聽斷之不可無官成也此太宰所以分邦成之目而以經邦治焉司徒曰五家爲比五比爲閭此比居之有籍也聽征役之訟則以比居決之遂人曰稽其人民簡其兵器此簡稽之有簿

也聽師田之訟則以簡稽決之版圖如司書邦中之版土地之圖是也聽閭里之訟則以版圖決之禮命如宗伯一命受職再命受服是也聽祿位之訟則以禮命決之傅別鄭司農謂券書也後鄭謂爲大乎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愚案士師言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令聽稱責以傅別則是傅著文書別爲兩本也故以之決財貨稱貸之爭書契鄭司農謂符書也後鄭謂出予受入之凡要愚案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今聽取予以書契則是取其券書之相符也故以之決俸秩取予之爭質劑如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聽市廛之買賣則以質劑決之也委會如宰

夫月終正月要歲終正歲會聽貨賄之出入則以要會決之也謂之成者蓋言其一成而不可易也謂之經者蓋言其治有常而不可紊也然此皆簿書之要爾聖人於簿書之煩惟恐防姦之不密其待民不既薄乎誠以林林而生總總而羣民聚而必有事事起而必有爭聖人起教於微眇而憂患於未然是以有書以載其法有法以待其事事來而應之以法訟起而正之以書猶決事之不可無比斷事之不可無律也天下豈有不決之訟而猶有不經之民哉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其官成之謂與抑嘗觀士師之職有

曰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亦曰若今時決事比案士師八成曰邦汙邦賊邦謀犯邦令橋邦令爲邦盜爲邦朋爲邦誣而已初無簿書之要而亦謂之成鄭氏皆以爲決事比之類蓋成者取其行事之成者以爲品式也聽斷而不稽成事以爲法則舞文弄法者有之誣上行私者有之求以防姦而適以爲姦也然則士師不可無事之八成猶小宰不可無官府之八成此鄭氏所以均謂之若漢之決事比與

朝儀

周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內王國宗人嘉事之朝也太宰小臣掌焉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

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一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焉鄭康成謂外朝在雉門之外然旣以雉門爲第三則外朝當在庫門之外矣外朝之位左孤卿大夫羣士在其後右公侯伯子男羣吏在其後面三公州長衆庶在其後此朝士所掌之朝法也及致萬民而詢之則小司寇掌其正王位南嚮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其位亦如朝士之儀其建朝也左嘉石以平罷民右肺石以達窮民職聽國郊野都獄訟者必聽於此兩造束矢平劑鈞金者必入於此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必委於此雖有師屬鞭呼趨辟之儀有慢

朝錯立族談之禁其儀非不肅也而卿大夫以大詢之時帥六鄉之衆庶而致於朝百姓衆庶得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相先後於階祀之間則其政誠爲平易近民矣治朝之位王南嚮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太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左此司士所正之朝儀也及掌敘羣吏之治則宰夫掌其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察其不如儀其眡朝也太僕則前正位師氏則司王朝冢宰則贊聽治雖有虎賁士族之衛有僕御右從之位其儀非不嚴也而太僕掌建路鼓于大寢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

庶子而受其事以聞又況宰夫掌庶民之逆得與賓客之治諸臣之復同徹於冕旒之前則其能又未嘗以禁嚴爲限矣至於燕朝之法雖在太僕只曰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而已然曰王眡朝則前進位而退入亦如之是正燕朝亦如正治也小臣正王之燕位御僕掌王之燕令此皆燕朝之臣其儀亦非不重也而諸侯之復逆則掌於太僕三公孤卿之復逆則掌於小臣羣吏之逆庶民之復逆則又掌於御僕復者下之報於上逆者下之迎於上皆上書報奏之名庶民之復得與諸侯公卿羣吏之復逆又皆聞達於燕處之時則其地亦未嘗以遽深而爲間隔矣觀外朝

之政而及萬民之詢治朝之治而及萬民之逆燕朝之令而及庶民之復則知成周盛時戶庭無壅其疏通洞達何如哉又況肺石之達窮民必以立于外朝之右路鼓之達窮者必以建于寢門之外君門萬里而窮者猶得以自達況臣民乎然而三朝分掌外朝雖掌於秋官之屬而三公孤卿皆在焉則是太宰與聞外朝之政矣治朝之法雖曰司士正之屬於夏官而宰夫掌其禁令是為天官之屬王眡治朝冢宰贊之則是太宰與聞治朝之事矣燕朝之臣亦夏官之屬也然而所掌羣臣之復逆實與宰夫所掌相關焉而況太僕雖正燕朝之位而建鼓則在路門外在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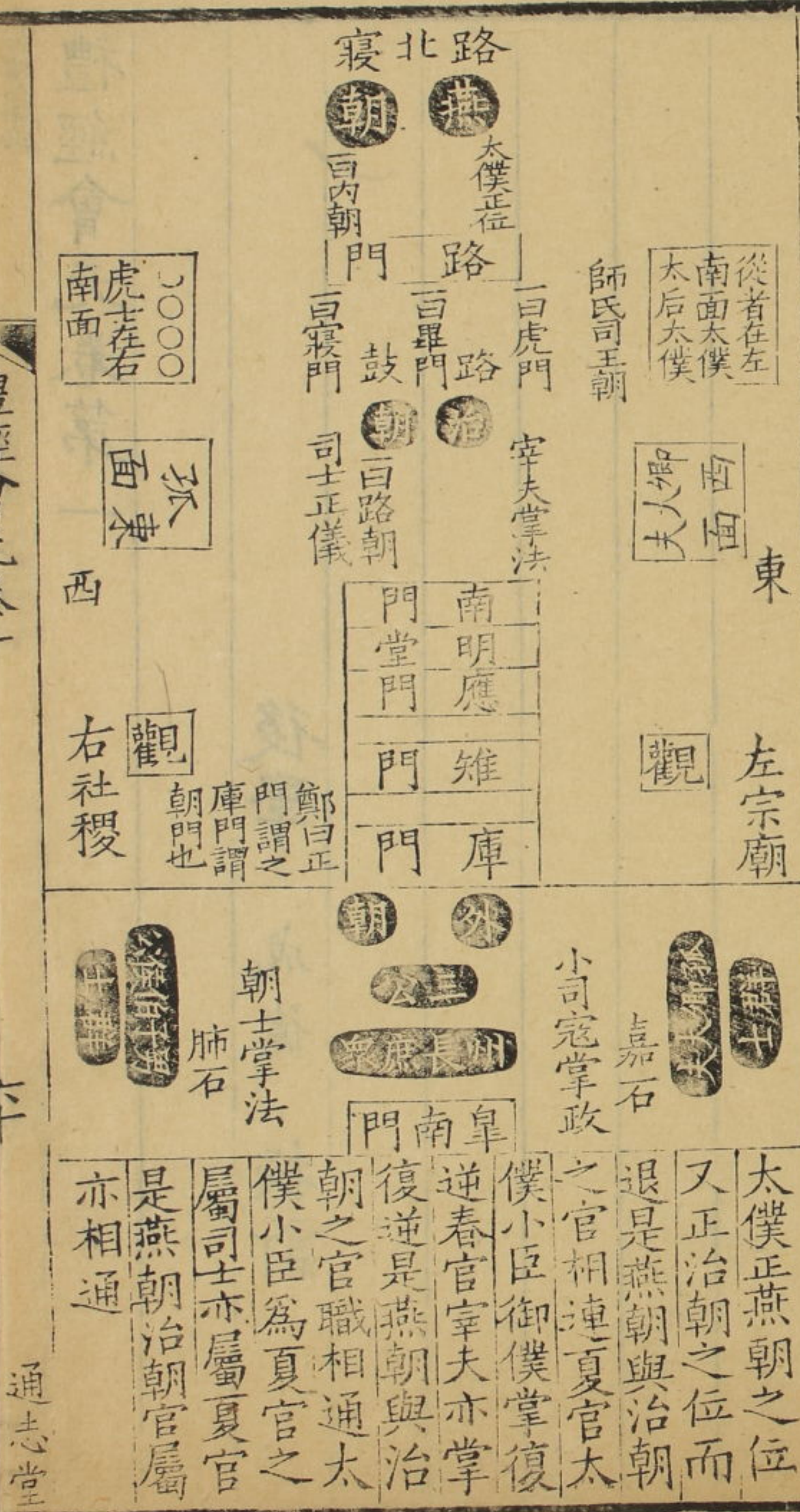
則在路門左王眡治朝則前正位王不眡朝則醉於三公及孤卿是燕朝之臣實與治朝相通則太宰亦與聞乎燕朝之政矣以此見周人之治宮中府中實為一體而無內外之分特以其治朝而視其外朝則外朝為外朝而治朝為內朝以燕朝而視治朝則燕朝為內朝而治朝又為中朝爾秦人變古不道雖外之九卿如少府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內外之官亦相屬也然二世居宮中丞相不得候其間而奏事且為趙高所賣事可知矣說者尚何取於秦制哉漢官少府之屬有尚書御史

大夫之屬有中丞猶秦制也若以周禮考之丞相猶太宰也少府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漢以御史大夫對丞相為兩府則非矣然高帝時御史大夫周昌得以宴見入奏事在呂后時丞相審食其得以監宮中如郎中令武帝之初丞相公孫弘亦得以數宴見雖禮貌大臣之意不存亦得以見內外庭之無限隔也自武帝遊宴後庭以宦官主中書而典尚書章奏而尚書之官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而中丞之官廢矣末年以霍光為

大司馬領尚書事而以大司馬以下至散騎諸吏為中朝以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霍光嘗謂車千秋曰令光治內君侯治外是以判然為內外矣不惟丞相不得至內庭而且不得預內庭之事是故鹽鐵之議車千秋不得言昌邑之廢丞相張敞不得議朝分內外而其弊乃至此哉後來魏相為御史大夫稍復舊制外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去副封而不經尚書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姦是時內外若復合而為一矣元帝以來石顯用權復歸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而西漢遂至於亡東漢雖以

舉法歸中丞以奏事歸尚書而事歸臺閣不任三公
外庭疏而內庭密矣桓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尚書
尚書之權盡移宦官合為一黨而丞相疎隔於外御
史緘默於內故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詰之曰
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能察內邪毋
乃小人借以是名自便耳故嘗合周秦之制而觀之
內外之情苟合則雖以宰夫太僕分掌如周制而宰
相亦得以兼統內外之情不通則雖如尚書中丞相
屬如秦制而丞相不得以與知此豈非內外合一之
制有不如周乎又以西漢之制觀之治內治外之分
如西漢之語則丞相與將軍已判然而為兩朝統內

察外之別如東漢之語則丞相與御史亦岐而為二
事此豈非內外相屬之意又不如秦乎
路寢圖



禮經會元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